



海宁市文史资料

第 60 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之二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36/105

目 录

一、傲雪寒梅

——记吴梅(曼华)同志的革命斗争生涯·····

····· 蒋华口述 黄勇整理(1)

二、回忆盐官地区抗日片断····· 潘介祉(4)

三、丁桥地区抗战事略····· 刘季良(7)

海宁抗战第一仗····· (7)

第一个葬身海宁的昭和“皇军”····· (8)

陈坟港之战····· (10)

“炮”临城下····· (10)

弹尽粮绝孤军无援第三营撤出丁桥····· (11)

四、我所耳闻目睹的日寇暴行····· 徐省余(12)

五、三湘健儿血洒钱江北岸····· 潘介祉(14)

六、丁桥地区日寇暴行录····· 刘季良(15)

七、火烧赵家场惨案····· 冯芝春(17)

傲雪寒梅

——记吴梅(曼华)同志的革命斗争生涯

蒋华口述 黄勇整理

一九二〇年的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上，一个清秀聪颖的六岁小女孩不幸罹患了腰脊骨结核病，由于无法得到好的治疗，落下驼背残疾。这个小女孩，名叫吴梅(原名吴曼华)，残疾并没有打倒她，相反，她以坚强的意志，开始了追求真理、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不懈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

在硖石读完小学后，渴求知识的吴梅与同乡张纪斐——同到了上海进入补习学校学习。1935年，吴梅在上海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救国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参加示威游行。1936年初，吴梅和张纪斐回硖石创办了工人夜校，一边为工人补习文化，一边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道理，团结了蒋定保(蒋华)、陈才庸、史兴华、史惜华、陆欣夫、徐团行、钱慧珠、蒋丽华等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工人，这些人在吴梅的影响下，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创办夜校后不久吴梅又去了上海，直至1936年末西安事变后，又由上海回到硖石。这时《硖石商报》准备聘请一位副刊编辑，吴梅和张纪斐争取到了这一机会，办起了副刊《女声》，重点宣传妇女解放——在希特勒大肆叫喊妇女回到厨房去的时候，中国江南的一个小镇上却有一位残疾的女子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其意义是耐人寻味的。

抗战爆发后，吴梅、张纪斐、陈才庸、蒋定保等人参加了硖石镇抗敌后援会，家乡沦陷前，流亡到金华，又参加了浙江省抗敌后援会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到桐庐、富阳、新登、建德等地做救护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2月，他们离开了战地服务队，蒋定保等人先去了延安，

吴梅等人也打算去，但在金华遇上了浙江地下党，劝他们留下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结果陈才庸和张纪斐去了龙泉，吴梅回了家乡海宁，分别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新战场。

在海宁，吴梅遇到了印刷所老板的表弟陆欣夫，得知印刷所的机器铅字都留在了沦陷区，如果不弄出来则必将被敌人利用，于是，吴梅等雇了一条船，把机器铅字藏在稻草和破烂之中，船到了桥头的敌人岗哨时，愚笨的敌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眉眼清秀的小女孩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上，小女孩操着本地话，递给岗哨一篮鸡蛋，对方方便抬抬手，船就过了关卡……说起来，残疾还真帮了吴梅的忙呢，否则，她便无法扮成一个小女孩了。机器和铅字运出后，在没有日寇据点的海宁县路仲镇郊到桐乡县屠甸一带流动，并于1938年9月18日，由吴梅主持，创办了抗日小报：《啸报》，当年冬天，更名为《浙西导报》，重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定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报纸出版后，很快传播到海宁、桐乡、平湖、崇德、德清等地，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早在1935年吴梅还没有入党的时候，她就大量阅读了进步的书报杂志，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已经在她心中生根发芽。1939年夏天，吴梅在浙南龙泉找到了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陈才庸和张纪斐，倾诉了自己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并希望组织党员到崇德《浙西导报》工作，确立党对报社的领导。1939年冬以后，中共浙西特委陆续选派了骆静婉、陈才庸、余天民等党员到报社工作。1940年的春天吴梅终于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夙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吴梅拖着残疾的身躯，和健康的同志们一道，在星月苍茫的黑夜下，摸过敌人的碉堡，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耗费了她无穷心血的《浙西导报》送到人民手中，把党的声音送到人民心中。

1940年8月以后，国民党逐渐露出了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浙西

斗争形势日益恶化。11日，国民党浙西行署诬称《浙西导报》发布金华沦陷消息在正式公布日期之前，命令国民党崇德县政府强行封闭了报社。后来，吴梅、陈才庸、张纪斐三人，在组织安排下到天目山地区做地下工作。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于1941年10月秘密杀害了陈才庸同志。这时，吴梅又在《民族日报》任编辑，直到1942年2月按组织指示转到苏南解放区工作。

在苏南，吴梅先后担任了《抗战报》、《苏南报》、《苏浙日报》的编辑、主编工作。由于斗争形势严峻，报社工作艰苦，常常要把印刷器材装在小船上以避开敌人的枪弹——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的艰险环境中，吴梅和同志们一起坚守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把小船作为阵地，把报纸作为武器，同敌人周旋在江南水网地区。《抗战报》作为我党太涌地委机关报，在群众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使得日寇、汉奸又恨又怕。敌人常常下乡扫荡，妄图抓获吴梅等人，摧毁报社。1942年11月，敌人开始对太涌地区进行大扫荡。虽然报社已接到转移通知，但日本特工队的汉奸假扮成新四军的短枪队，骗取了老乡的信任，抓到了吴梅，把她关在临时据点。第二天晚上，吴梅趁汉奸们熟睡之时，赤着双脚艰难地爬出看守房，逃过敌人岗哨躲到一个老乡家得以脱险，并回报社。

1944年夏，根据党的需要，吴梅又调往《苏南报》（后改为《苏浙日报》）任职，直至1945年10月为执行“双十协定”随新四军撤到了苏北。在苏南工作期间，由于党的经费不足，吴梅曾到上海家中说服父亲资助她在乡下办一个草纸厂，谎称是为了自己今后的生活依靠，事实上草纸厂是报社经费来源和新四军的一个联络站。

1946年11月，苏北受到国民党进攻，吴梅随同报社和其他非军事人员撤到山东，随后又到了辽宁大连市，在《大连日报》社工作，并担任《大连日报》的第一任编辑部长。全国解放后，吴梅幼年的旧病又复发了，只好回到上海治疗，病愈后在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任新闻科

科长，华东局机关撤销后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职，直到1983年退休（离休前她是上海电视台顾问）。1985年8月11日，吴梅因患脑溢血，她那颗为中国革命而不息跳动的心停止了律动。

作为一名老党员，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迫害，母亲受株连迫害而死，吴梅对党的信任、坚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意志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过。在逆境下，她坚持真理，坚决与错误思想与行为作斗争，以她残弱的身躯，担起在那个年代显然过于沉重的正直。这些，凭的都是一个老党员的心啊！吴梅甚至在退休以后，身体严重衰弱，还振作精神，设法到处搜集资料，决心为浙西革命烈士编写一本小传，在她去世前三天，还在家中接待老战友，商议搜集材料的事——这是怎样的一种作风和品格！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吴梅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同时恰逢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在我国召开，我们深切缅怀吴梅同志，她是妇女中的典范，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前辈，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身残志坚、追求真理的革命者。她如一枝傲雪的寒梅，在与严冬作斗争时，释放出一阵阵馨香，在战胜敌人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吴梅同志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如今的和平年月里，我们应当继承这笔永远的财富，为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作者蒋华系离休干部，原任江西省统计局局长。硃石人。）

回忆盐官地区抗日片断

潘介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揭开了神圣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我淞沪守军，在东战场奋起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至此，举国上下

进行了全面抗战。在长达八年与敌作殊死搏斗中，我们的民族正气，得到充分发扬，我海宁在日寇铁蹄占领下的悠长黑夜里，可歌可泣，可憎可恨的事迹，不胜枚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片断仍然记忆犹新：

一、沸腾的盐官：

战前盐官是海宁县治所在，全县政治、文化的中心。当淞沪战场抗日烽火炽烈时刻，这座千年古城也沸腾起来了。全县各乡镇一批批青壮年响应召唤，集中到此接受军训，学会杀敌本领。每天清晨和傍晚，嘹亮的歌声，振奋着每个人的心。教师和学生是一支最为活跃的宣传大军，利用各种形式，上街宣传、演讲，揭露侵略者暴行，唤起民众同仇敌愾。著名爱国人士王敬五先生，虽年过半百，爱国热情从不后人；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号召，在他创办的有怀学堂里，率先推行节衣缩食，自己带头素食，并推向社会，把节省下的钱捐献给前线将士。更为可贵的是，在战争日趋紧张的8月28日，他临危受命，出任战时第一任盐官镇镇长。这期间，日以继夜从祖国西南、川、湘增援上海的部队，不断从盐官过境，应付军需、军差，任务艰巨可以想见；还要完成巨额救国公债劝募。这位可敬的老人，任劳任怨，竭尽心力。为抗日救亡出钱、出力奔走呼号。平安小学校长陈飞先生，多才多艺；会说、会写、会画、会演戏。以他天赋的口才，用生动的语言宣传抗日，老百姓都很爱听。他所到之处，座无虚席。在民众教育馆，他主办抗日画展，主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盐官镇上无论老少都知道陈飞其人。在民众教育馆、汽车站、青年励志社的阅报栏，拥挤着读报人群，人人关心国事，人人谈论国事，盐官镇一片沸腾。

二、不法之徒，大发国难财

11月，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守军被迫后撤，战局急转直下，县政机构先后撤离县境，居民纷纷外出逃难，盐官城以至全县各地顿时陷入混乱。平素一些游手好闲、称霸乡里之徒，开始了罪恶

勾当，大发国难财，公开盗卖不及运走的国家仓存物资。盐官的诸锦棠，新仓的褚××以及黄湾一批地痞，不到一周，分别把盐官、新仓、黄湾数十万担国防盐盗卖一空。紧接着，一批名之谓“拆屋斧头”的地痞，拆毁、盗卖公私房屋，使盐官东门、南门一带变成一片废墟；镇郊坟树被盗卖砍光。加上富家桥一场大火，至使战后的盐官满目凄凉。

三、妖魔乱舞，粉墨登场

县政机构撤离后，日寇尚未到来，一些丧心病狂民族败类，暗中积极筹备迎接“皇军”到来，梦想有朝一日粉墨登场。这些人中有的出名的是“大烟鬼”，有的是平素游手好闲的“白相人”。日寇第一次进城是旅次行军。这批民族败类，打着“太阳旗”到汽车站，个个颠着屁股，恭迎“主子”的驾临，丑态百出。1938年春，日寇在盐官东门遭国军游击队伏击后，开始在盐官驻扎。这批汉奸正式挂出了“维持会”招牌。首任会长王白志（原名王伯华），曾留学日本，当过教员，是盐官出名的“大烟鬼”，干得不久，还算识相离开盐官。以后有王锡凡、宓西因等都当过维持会的头目，先后被六十二师和政府逮捕处死，遭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维持会干尽坏事，开妓院，供日寇发泄兽欲。秉承主子意旨推行奴化教育，毒害少年一代，为虎作伥，莫此为甚。

四、日寇暴行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人类的魔鬼，东方的野兽。在海宁所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1937年12月底，第一次侵入盐官的日军在公路上任意向过路人射击，被打死多人。盐官没有固定驻扎，有时从杭州、长安来，有时从斜桥来，每次来，杀人、抢劫、奸淫无恶不作。1938年春节后不久，一辆日寇军车从杭州开来停在大东门，那时国民党第62师已渡海进入我县县境，游击队闻讯后，主动出击，击毙日寇一名，焚毁军车一辆。是夜，大队日军开进盐官，盐官城里不及逃避的人惨遭杀戮。午夜，一艘自萧、绍方向驶来海船，一靠岸，落入日寇魔掌。这艘船满载去南岸经

商办货归来的镇上小商贩，日寇均作为“支那兵”悉数捉起来，个个遭严刑拷打，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其中有一位叫姚大的，在北大街经营茶担生意（为婚丧事供茶水），敌人把他当领头，被打得奄奄一息，押解去杭州，因受刑过重，走不动，在庙湾附近被刺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教训要牢记勿忘：教训之一，我们必须建设现代化强大国防，来保障国家安宁，以对付外来入侵。教训之二：要珍惜维护安定团结大好政治局面。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不能重演。

丁桥地区抗战事略

刘季良

海宁抗战第一仗

海宁自 1937 年 12 月中旬沦陷后，于 38 年 3 月下旬，由 62 师 368 团过钱塘江来我县开展游击战，团长谢明强，团部驻于袁花包家山。第一营王营长，率部驻防袁花、第二营陈营长，第三营易营长分别在丁桥和马桥轮流驻防，均穿便衣。

首先驻防丁桥的是陈士伯的第二营，驻防后，先帮助丁桥建立抗日守望队，为部队送情报、带路、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桥梁、堵塞河道和维持地方治安等，一方面要士兵熟悉路线和地形，逐步向盐官方向发展 and 建立游击基地。

1938 年 4 月 2 日，派战士五人，进城（盐官）侦察，在汽车站上将一辆敌人汽车烧毁后安然返防。至此，敌人始发觉有了游击队。一方面急由长安增兵盐官，一方面派出汉奸，密探我方军情，遂于 4 月 8 日下午，发兵 200 余人，由汉奸带路，沿沪杭公路向东进犯。（该汉奸当时即为我军抓获，次日正法于芦湾关帝庙前）

我驻防部队得此敌情后，迅即在九堡至赵家场一带公路北侧布防，设伏阻击。

下午2时许，敌队进入伏击圈，营长陈士伯一声令下，霎时枪声骤起，敌慌忙应战，战斗十分激烈，相持约一个多小时，敌渐不支，挟尸败退，我军趁势吹起军号，跃上公路，冲锋追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慌乱逃回盐官。我军一无伤亡，全胜而归，受到民众夹道欢迎。

这，就是海宁抗日游击战的第一仗，我军旗开得胜，首战告捷。

第一个葬身海宁的昭和“皇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敌人在金山卫偷渡登陆，战况逆转，至十一月下旬，美丽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全部陷落。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侵陷杭州的日军，大批沿沪杭公路穿越海宁县境东调上海，马嘶人喊，尘烟滚滚，宁静的沿路村落，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傍晚时分，一大批日军，在丁桥境内的八堡至念里亭沿公路一带民房宿营，霎时间，鬼子兵犹如一群散了窝的马蜂，在丁桥方圆数里之内，四出窜扰；有的奸淫掳掠，有的抢杀猪羊，有的捉鸡捉鸭，枪声此起彼落，害得老百姓大哭小喊，东逃西躲，鸡飞狗跳的乱成一片，一场灾祸，从天而降。

北郊徐家角地方，有个叫徐观清（又名顾锦儒）的青年，沦陷前原是丁芦镇公所的社训队长，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磨砺以须，随时准备投入抗战的洪流。

这天，他目睹敌骑蹂躏，兽兵暴行，怎忍得住满腔怒火？在大敌当前，无依无援的情况下，毅然怀藏木壳，匹马单枪，挺身而出，决心伺机杀敌。

当徐观清行至王庄庙时，只见街景萧条，悄无人迹，突然闪出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抢着手枪，要徐观清为他挑送沿路抢来的鸡鸭。

徐观清假装应允，跟着鬼子走到陈家场地方（即现在的永新村一组），鬼子闯进了一家民宅，翻箱倒柜、破缸碎瓮的乱搜劫，还要寻找花姑娘，闹腾了好一阵，才悻悻而出，当他刚跨出大门时，徐观清以达子（昔农村房屋大门外的矮门）作掩护，举枪射击，弹中脑穴，当场毙命，缴获短枪一支、手表、指南针、日记本等战利品；并由邻居协助扒去血污，把尸体用棚卷（一种用稻柴编织的蚕具）裹好，系上石块，沉于附近河底。这个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在反侵略的正义枪口下，成为第一个葬身海宁的昭和“皇军”。

因该敌夜不归队，第二天，该敌所属部队暂不开拔，派兵数路，四出找寻，凡有新土坟墓，均遭扒坟开棺。整天搜找不得，次日，复有一小队日军窜至丁桥镇上，将不及逃避的群众吕子卿等七、八人，抓押在丁桥茶店内，并出示写有“案内大人在何方？”字样的纸条，据我们猜测的意思是“我们队长的棺材在那里？”被押群众推都知道徐观清孤胆歼敌的事，但在敌人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威胁下，竟无一人泄露真情。一群普通的老百姓，竟有如此的“敌忾同仇，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实堪敬佩！

到下午三时，敌人无可奈何的从丁桥起沿途杀人放火，扬长而去。

唯恐敌人继续搜寻，徐观清再去陈家场，和群众一起，将沉于河底的敌尸，用船移沉于北浦桥以北的青树漾里，然后携枪远走，投奔抗日部队，后据闻在嘉兴的一次对敌战斗中，他英勇的以身殉国了！

徐观清烈士英勇杀敌的事迹，将永垂青史。

陈坟港之战

1938年7月4日，天刚蒙蒙亮，一发接一发的炮弹从盐官敌营向丁桥方向呼啸而来，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敌人的又一次大规模“扫荡战”又将开始了！

上午七时左右，炮轰停止了。我们遥望西方，只见一根根烟柱，冲天而起，这说明敌部队已在开始行动了，他们残暴地沿途杀人放火，耀武扬威的蜂拥而来。

在八堡至九堡（陈坟港）一带，我六十二师三六八团第二营战士，迅即进入阵地，严阵以待。

约上午10时左右，敌尖兵5人，骑自行车沿公路东张西望，缓缓搜索前进，我部队隐蔽不动，任其通过，随后，敌大部队接踵进入我军伏击圈时，立即加以迎头痛击。前边的尖兵见势不妙，即弃车向海塘逃跑，被我军击毙。（后将其首级割下，在丁桥镇上高悬示众）。战斗空前激烈，敌不断增兵，我军抽出一部人马，绕到敌后，首尾夹击。敌人腹背受敌，不支溃逃。

此役，日寇死伤约二十余人，击毙辎重战马一匹，缴获长短枪十余支，自行车五辆，我方亦略有伤亡。

当时，陈坟港之战的捷报，在上海租界内各报，均有报导，大长了爱国军民同仇敌忾、坚持抗战的志气！

“炮”临城下

自从1938年在我县开展游击战后，盘据在海宁城里（盐官）的日军，在大东门内的军营里安上了一门射程20华里的大炮，动不动就向丁桥一带盲目轰击。出兵“扫荡”要放炮，耀武扬威要放炮，虚张声

势要放炮……海宁城东一带的老百姓，在敌人炮火的淫威下，苦无宁日，人民生命财产，也随时受到严重威胁。

我驻军 62 师 368 团，原系游击组织，没有重武器，只有几门射程很近的小迫击炮，哪能惩罚远踞城里的敌人呢？

“只有我们挨炮弹，没见敌人吃铁瓜！”想想总是出不了这口恶气，真是恨得咬牙切齿。

某日深夜，丁桥驻军二营营长陈士伯亲率迫击炮排，悄悄来到离大东门城墙不远处停了下来。这样，我军已把炮位搬到了敌人“家”门口，把轰击目标一下子拉进了小炮射程圈。

战士们迅速算好距离，调整射程。“打！”陈士伯营长一声令下，迫击炮狂射猛轰起来，一颗颗炮弹飞越城墙，在敌营附近开了花。

隆隆之声，惊醒了敌人的睡梦，睡眼惺忪，慌忙应战。城墙上探照灯乱照，大炮无目的地乱放，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军则在探照灯的光束和炮弹的弹道死角里，从容撤离，安然返防。

此次炮击，虽未命中目标，但已使敌人胆颤心惊。此后，每晚加紧防务，提心吊胆，再也不敢高枕而眠了！

弹尽粮绝、孤军无援 第三营撤出丁桥

38 年 2 月下旬起，据来自长安、盐官、硖石的军事情报表明，敌人在以上各地，大量的源源增兵，情况异乎寻常。“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恶战行将来临。

不出所料，与马桥平陵庙之战的同时，盐官敌军也于 7 月 29 日晨，在大炮掩护下，挟兵千余，向丁桥方向进犯。第三营易营长率部在九里桥以东至八堡一线布防抗击，战况空前激烈。易营长亲临前线指

挥，严令轻伤不下火线，并抽调部队在敌人腰部、尾部用佯攻、夹击等战术，得能和武器精良、兵力数倍于我的强敌胶着作战。

至下午2时许，很多伤兵，由当地群众陆续抬送到设在王庄庙内的前线医务站。傍晚时，抬来一员伤兵，已经绝气，只见他两眼圆睁，满面凝血，胸口的刺刀洞里还在汩汩流血，证明这位烈士是在和敌人肉搏拼杀时英勇阵亡的。前线战况之烈，可想而知。面对烈士遗体，不禁使我肃然起敬。

入晚，战事暂停，20日晨，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增兵再战，我军因伤亡较重，疲劳作战，战斗力已逐步减弱，防线一缩再缩，至下午三时半，退守丁桥镇，继续作战。当时，王庄庙以北的部分老百姓曾自发的冒着枪林弹雨，向火线上送粽子，送开水，支援作战，热烈场面，令人激动、振奋！

傍晚时，我第三营终因弹尽粮绝，孤军无援，不得不与丁桥群众忍痛而别。

丁桥陷落了！

我所耳闻目睹的日寇暴行

徐省余

抗战开始这年，我十二虚岁，是上高小的学生，所以懂事了。海宁沦陷后，在日侵略者占领盐官镇期间，我耳闻目睹了日军犯下的严重罪行，有的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脑海中，现记录如下：

耳闻：

一、一九三八年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日），驻盐官日兵以搜捕支那兵为名，在城里里弄街巷逐家挨户敲门闯入，见有男子青壮年就押走到海塘边的宝塔附近，迫他们一个个跪地。日军头目随即用指挥刀

砍下他们的头颅踢入江中，又命士兵们将血淋淋的躯体推入钱塘江。血染海塘石，血流江水中，惨不忍睹。这次被害有十余人，其中一名叫姚驼的，为我幼时已认识，家住堰瓦坝是茶担老板（茶担：备有大铜茶壶，小茶壶、茶盅、汽油灯、绣花门帘、桌帘等物，当居民户上有婚、丧事时，茶担携物派人上门为之服务），人挺老实，无辜被日军杀害了。

二、这伙日侵略军在海塘边干完屠杀老百姓的罪行后，又沿杭金公路东去，象饿兽似地扑向大石桥、三里桥村。村民们得到日军扫荡来了的消息后，逃的逃，躲的躲。霎时间，村庄陷入一片恐怖死寂的气氛中了。突然，尖厉的枪声响起，从三里桥村边一棵大树绿叶丛中摔下一个青年人，倒在血泊中了。可怜，可恨，三里桥村姚昌林的小儿子在树叶丛中躲避日军，被日军发现了，遭日军枪杀而死。接着这伙日军进村放火焚烧了全村农民的住房，姚昌林家两进新屋又遭全部焚毁。日寇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血泪深仇，永不能忘！

目睹：

三、一九四一年九、十月间的一天深夜，人们从睡梦中被急促的“救火！救火”声惊醒。当居民们打开沿街窗子张望时，已发现南大街尽头处火已穿顶，火光冲天了！“一笑楼茶店里起火了！……”风吹得紧，火势迅速向北蔓延。顷刻间，火老鸦（木梁柱火烧时爆出来的火团）满布天空，阵阵落到房屋顶上路面上。救火呢？还是抢出物资呢？店员们急得手足无措。

城里大火，城外群众不能进城救火，大家心急如焚。这时据守在东、西、南、北城门上的汪伪军与平日一样，仍将城门关得紧紧的，站在城头上的碉堡里坐观大火。汪伪军为什么不开城门让城外群众进城救火呢？就因为这些伪军胆小如鼠，怕群众进城救火时有人趁火打击（劫）丢了自己的命。就这样，大火足足烧了四个多小时，从南大街富家桥开始一直烧到南小桥以北地区，店面房，后街居民房共400余间，半夜功夫，变成一片废墟。

四、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驻盐官镇日军已寥寥无几，各城门都交由伪军把守。就在这时，由地头人（盐官镇附近）组成的穿着便衣身带枪支的“号头”队伍在盐官镇街上出现。听人说：这些人的组织称“号头”。在盐官镇上有“四十八号”和“三十九号”两个号头。“号头”的出现，给盐官镇人民又增添了灾难。由徽州人开设的王恒裕茶叶店，老板王文甫被“四十八号”看中以后，好几次在半夜三更被破门而入的号头里人抓去，拘禁在安老弄张家花园房内（四十八号住处），号头人施以刑罚，受尽折磨。每次家人或店伙计将巨款交到号头人手里后，才把人放回家中。号头是哪些人的组织呢，实质上就是地方上的流氓依仗日军势力的一批乌合之众。他们竭尽为虎作伥、敲诈勒索之能事。盐官镇老百姓受其害的决非个别少数，老百姓对这批人恨之入骨。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对襟布衫密钮奎（钮扣用布逢制长长的一档一档），头上顶张瓦翘片（头戴呢质瓜皮帽）。走在路上打趔趄，敲人竹杠黑昏天。”以此揭露这批人的丑恶嘴脸。

三湘健儿血洒钱江北岸

潘介祉

在海宁袁花镇西，龙尾山麓崇教寺一带，长眠着抗日牺牲的国民党第62师一百多位官兵。当时因环境险恶，草草收殓埋葬。（还有众多的牺牲官兵大都在各乡就地埋葬）在各位忠骸前插一支竹签，镌刻部队番号和烈士的姓名籍贯等。1938年的袁花镇，是我县游击根据地，62师指挥机构和本县党、政机关驻此，日寇几度用兵，在这里和它的外围，进行过剧烈争夺战，整个袁花镇一片焦土，遭受惨重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埋有忠骨的英烈茔地，虽已湮没无存。然而，他们的忠魂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国民党第 62 师，于 1938 年春渡海进入我县，驻在袁花、黄湾一带。这批三湘健儿，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给我县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良好印象。他们炸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寇军车、军营，予敌重大杀伤，使敌人疲于奔命，丧魂落魄。不到半年时间里，日寇几度调集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分路合围袁花，遭到该师 368 团在丁桥、马桥一带奋勇阻击，使敌人寸步难进。战况之激烈，官兵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使日寇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1938 年 7 月 31 日，在袁、硖战线上，368 团陈士伯营扼守平陵庙、小陈桥一线，毙伤来犯之敌 400 多名。是役，陈营长身先士卒，奋勇歼敌，不幸于 8 月 1 日壮烈殉国。是年，驻盐官日寇多次沿沪杭公路、六十里塘河东犯，企图与自硖石南犯的日军合围袁花我军，在九里桥、丁桥一带遭到我军迎头痛击。盐官至袁花、硖石至袁花的几条战线上，到处洒满了三湘健儿的鲜血，染红了钱江北岸，浇灌了胜利之花。

三湘健儿在海宁以至钱江北岸英勇杀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大大鼓舞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人民克敌制胜的信念。

长眠在袁花龙尾山之麓以及我邑各地的抗日烈士们，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丁桥地区日寇暴行录

刘季良

日本帝国主义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大举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亘古少有的深重灾难。就以我们丁桥地区来说，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幼，惨遭敌人残酷屠杀，大批的商店民房，被敌人纵火焚毁，这些血淋淋的暴行，真是令人发